

宽容都是路

无论处于任何时间、法象里面，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颗葡萄和昨天吃的那颗葡萄并不一样，这杯酸梅汤和我十五岁去台北在中华路喝的那一杯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必刻意用过去的经验与眼前做比较。

一般人都喜欢拿过去和现在相比较，连吃一盘蛋炒饭也会认为昨天那一家炒得好吃些。禅宗注重“异”，人们都用过去的经验在生活，他们最无法开悟的一点就是“同”。不能开悟，许多痛苦就此产生。若能了解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同的，不需要拿任何一秒钟做标准，你就会生活的很好，无论

你是独处于非洲大沙漠的烈日之下，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待在舒适的冷气房里，都没有什么差别，每一个点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加起来才等于你整个的生命。

有一年我获得了“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奖”，香港《东方日报》的总编希望我写一篇文章。

“写什么呢？”我问。

“写崎岖的道路。”

“那是什么？”

“你的成功史。写你如何达到今日的成功之境。”

“我不能写。因为我的人生中没有崎岖的道路，对我而言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很好的。”

如果我走在崎岖的小径

上，我就用崎岖小径的心去欣赏它；如果我走在林荫大道上，我就从林荫大道的角度去品尝。我不认为林荫大道就优于崎岖小径，一旦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事物就没有好坏之别。

不论剩下多少水，我只想“我还有水”，而不去在意水的多少，我画过一幅漫画：黄河的源头是生，出海口是死，它整个生命的过程当然有时细水长流，有时波涛澎湃；有时顺畅，有时受阻；有时宽，有时窄。我在宽时品尝宽，窄时品尝窄；在逆时面对逆，在顺时享受顺。我不愿自己的生命从头到尾一样宽敞、平凡。

（蔡志忠）

生存还是生活，你说了算

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因为迷恋赌博，导致破产、失业、离婚，欠下了50万欧元的债务，人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他50岁的大哥，决定去德国打工，一边为弟弟还债，一边督促弟弟戒赌。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哥的妻子身体不好，女儿正在上高中。为了这个决定，气恼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他只身一人去了德国。

到了德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地下赌场谈判。他说，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这里就是为了救弟弟，如果你们再放他进去赌，我第一不会还债，第二就报警。如果你们想砍死我，请便。三个地下赌场，从此不再放他弟弟进门。

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带着弟弟在一家华人蛋糕店学手艺，弟弟身上的钱不允许超过一欧元。这样过了一年，他想办法借了点钱，开了家糕点店。由于口味好、信誉好，又有救弟弟的动人故事，店里生意兴隆。

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当地成立了互帮会。慢慢地，很多初到德国的华人，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他帮忙。他成了当地一个欠着一身债的传奇人物。

他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不断给女儿与妻子写信，希望她们能理解并原谅他。他说他如果不这样做，弟弟就会死在异国他乡。

10年过去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刚过60岁生日。弟弟欠的债，只剩5万欧元了。弟弟再也没赌过，他开始利用

网络尝试外贸生意。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原谅了他，妻子决定和他复婚。

如果说生存，他真的是曾被逼到了死角。可是他并没有远离生活，而且创造了奇迹，洋溢着人性的光辉。

我们常会为生计所迫，做些不得已的事。但是有些人，永远能在生存中品出好滋味，这就是生活。生存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但生活到底是何种滋味，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

小时候听母亲说，懂得生活的人，哪怕住最差的房子，穿最差的衣服，也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衣服折好放在枕下，压得平平整整。生存是有限的，生活是无限的。

（崔曼莉）

不要说了，我不会屈服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我想生存
想稻谷和蔬菜
想用一间银白的房子
来贮藏阳光
想让窗台
铺满太阳花
和秋天的枫叶
想在一片静默中
注视鸟雀
让我的心也飞上屋檐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我渴望爱
渴望穿过几千里
无关的云朵
去寻找那条小路
渴望在森林和楼窗间
用最轻的吻
使她的睫毛上粘满花粉
告别路灯
沿着催眠曲
走向童年

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虽然，我需要自由
就像一棵草
要移动身上的石块
就像向日葵
索取自己的王冠
我需要天空
一片被微风冲淡的蓝色
让诗句渐渐散开
像波浪
传递着果实

但是，不要说了
我不会屈服

（顾城）

